

连县文史资料



连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连县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连县政协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1989·4

封面题字：杨和明

封面设计：何泳珠

连县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准印证： 89粤印准字第059号

连南县印刷厂印刷

1989·4



民国时期出版的《连州日报》。



抗战期间出版的《连县动员日报》

(何泳珠摄于广州中山图书馆及连县档案馆)

13518/07



1984年3月于龙岩头出土，经鉴定为宋代，身为四层葫芦形，每层腹部有五个羊角状突出。盖亦为葫芦形，钮为一俑平坐，手执一圆棒，施黑釉，已脱落，高44厘米。

多嘴罐



陶罐

1982年11月7日，于市峰路柴炭站内出土，经鉴定为汉代。

折腹，平底，长方形附耳，盖面三个圆环，腹中部，一周突棱，施釉，象头形圈。高17.5厘米，口径14.3厘米，具有汉代炊器特征。

(以上照片均为博物馆提供)

目 录

八十自述(一).....	肖怀德(1)
我所知道的唐耕诚.....	成占胜(32)
抗日壮士黄子丰.....	黄振乾(37)
孔桂生先生二、三事.....	胡祖贤(40)
解放前后连州的国药业与新药业.....	蒋琛(42)
连县火柴厂今昔.....	禤树养(53)
我参与过的连县建设工程.....	黄懋胥(57)
解放前后连县的印花税.....	胡祖贤(64)
连州木屐业与颇负盛名的“连州屐”.....	莫秉忠 胡祖贤(66)
工农红军转战连县瑶区.....	黄兆星(68)
抗战时期的《连县动员日报》.....	谢桂洲(73)
民国时期《连州日报》始末.....	梁卫军(75)
解放前连县水利概况.....	莫元惠(83)
东陂义勇警察队与“十八友”.....	谢洪(89)
解放前连县征收田粮人员的作弊情况.....	邓国器(96)
民国时期连县平民习艺所.....	谢桂洲(99)

作者·读者·编者

关于投降问题的澄清

一、黄孟沾等致肖怀德的信……………黄孟沾 黄振(100)

二、肖怀德的更改补充……………肖怀德(101)

照 片

《连州日报》、《动员日报》……………何泳珠摄(封二)

多嘴罐、陶鼎……………连县博物馆摄(封三)

八十自述 (一)

肖 怀 德

一、我的故乡、家庭和乡亲

我于一九〇九年四月九日出生于连县丰阳镇湖江村。

我们的村，地势稍高，纵使山洪暴发，不易遭水浸之害，遇大旱天，不怕禾田缺水。所以十年有九年是丰收的。红薯和红萝卜，名扬附近各乡。每逢五、十的东陂大墟，米行出售我村大米几居半数。红薯、红萝卜，更易脱售。

我们村后有高低绵延不断的山。越深入林木越多。在那里，可以取松香，可以打野猪，逐野兔，可以烧炭，采茶叶，摘野果，收蜂蜜，还可以培育香菇和木耳。在我童年时候，由于有封建剥削关系，村里的贫穷户依然不少。但一般村民是不去砍柴和割草出卖的，因为这些事被认为太辛苦了。

由湖南蓝山县至连州有一条商路。湖南那边蓝山、宁远、嘉禾等县居民要的食盐和日用工业品，都从连县运去。湖南运来连县的，一类是猪、牛、三鸟和蛋品，另一类，是油、豆、瓜子，金针菜和面制品。当时没有汽车运输，全用

人力挑运。挑运的人有二种：一种是个体经营小买小卖；一种是替大商户当挑夫拿工钱过活。个体经营的，可随路卖出，就地买入，不到连州，便掉头回去。替人挑运来连州的，一定要把货交给代办店收下，又接下所配给的新货，才赶程回湖南。他们不管买卖和钱财出入，只是凭单据交货，也凭单据挑走。

我们湖江村，位于这条商路的中点。有伙铺，有收购商。每天过路的人颇多，村民略有小收入。当我们夏收忙碌时节，湖南那边还未收割，一批批人涌来当雇工。全村一时间热闹起来。每晚有人来开赌，输的都是湖广人（连县人对湖南人的俗称，下同），那时我年龄尚小，也觉得人们把湖广人的血汗钱明取暗骗地拿走，太没良心了。

湖广人最能吃苦。挑运夫停下来吃饭时，只买饭，不买菜。原来他们在动身前已煮好一碗放有几粒肥肉的豆豉，作沿途送饭菜。那些来当割禾工的，在夜间，一张旧草席铺在地上，蚊子嗡嗡之声不停，也满不在乎趟下去就睡。早晨起来时，我看见他们手臂上、脚腿上留下了不知多少给蚊子叮出来的红点点。后来，我带着怜悯之心，在他们睡觉之前，向母亲要来几支土蚊香，点燃了，往他们睡的地方送去。

湖江村有胡、肖两族人，祖先同是由蓝山那边迁来的。据说肖姓人先到，但子孙人口少到仅有胡姓人口十分之一。我童年时期，常听先辈讲述被胡姓欺凌的故事，心里不免产生报复之念。但事实上我的童年朋友却全是胡姓的孩子。更奇怪的，我们两族中各居主要地位的好几户人，迁居到连州经商后，却都把乡居时的两姓积怨忘记了，不但平日接触

多，而且对起亲家来了。我大哥的女儿嫁给胡姓一家富户为媳；我的妻，就是胡家的闺秀。这样，两姓人的矛盾便缓和下来了。但这并不是说因此便消除了一切争执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从广州回连县，在茶楼遇见县府的承审官，他告诉我：胡姓人正因和肖姓人争执什么地段，到县府来告状。他问我赞成不赞成和解了事。我立即欣然同意承审官的建议。他表示三天内约双方到场商议，但要我说说话，我当然答允了。

两天后，代表胡姓的三人来了，肖姓仅有我一人代表到场。承审官首先说明约我到堂的经过。我以诚恳的态度，请对方先提意见。他们都不同意和解，因为他们认为：和解就是他们那一方受损失，如果和解，何必族里派他们来告状！我对他们说：“承审官的意见最好，因为打官司，要使用公家钱，受损失的还是我们两姓人家。比如这次出堂，我家在县城，食宿都方便，不用拿肖族一分一厘；你们一来一回，怕要损失公家好几担谷子。官司打下去，不知要用多少钱！和解最好，这次不争，下次更不争了，双方互利互让和和气气，不好么？如果打官司用去的钱，比所争地段的价值还高几倍或几十倍，试问值得么？”承审官一再表示希望此事能以和为贵。他问胡姓代表中一人有无意见，此人不说话。他问第二人，此人说了：“打官司不是为财，而是为争一口气，（他双目盯住我）你肖某人以为自己是大学生，了不起。我是看着你出世，看着你长大的。你少年时在街上打过架，一天到晚玩得连裤子都穿孔了；你读书又偷懒，今天同来的胡常经老师，就曾打过你的屁股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！我们决不怕你！”他气喘喘地说着。他不是讲道理而是在进行

人身攻击了。不但我和承审官忍不住笑起来，就是他们同来的代表，也搔手叫他少讲几句。承审官知道这回调解不成，便宣布下次再开堂。他们三人悻悻然走后，我问承审官有何感觉？他说：“要他们认输，一时间办不到，但我估计下一次他们不会来了。”果然，这事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一九一八年，整个东陂区（包括朱岗、清水和夏湟三个乡）土匪猖獗，社会混乱，附近各村的殷户，都迁到夏湟避难。夏湟有很厚固的城墙。晚间关上城门，又有民团守夜，居民都安心。后来，更多的人迁入夏湟，殊不知各股土匪的眼睛盯住夏湟不放。他们来个大联合，集结二千多人同来攻城。围城十余天，都未攻陷。而城里的人，一因食水恐慌，二因困在家里动弹不得（土匪在村前山顶扎营，见有人露面，便开枪射击），粮食短缺，几乎每家都有哭声。有些人则悔恨打错主意：什么地方不去，偏要迁入这个死城来！幸得过了不很久，好消息来了：政府的军队已到。当我们听到机枪的扫射声，愈来愈近而且突然停止时，便有民团传达说：全部匪众已被驱散了。大家听了，有些人欢喜得跳起来，有些人流下了欢喜的眼泪。

初到夏湟时，我和弟弟怀义都转学夏湟小学。校长黄堂升，教师黄士志等都是专心搞教育工作的人。学校办得很不错，远胜于湖江小学。我感到很幸运。我的家与黄老师的家为邻。我常去向他求教，他总是恳切地指点我。我进步很快。当我家有客来，买了肉加菜，父亲多差我去请黄老师过来吃饭。当我回来说他不来，有时父亲就亲自去请。到一九四二年我任西溪中学校长时，听说黄堂升校长仍在小学任教。他坚守教育岗位几十年，真叫我钦佩。我知道黄士志老

师早已到东陂经营杂货店。我去拜见他，他说要不是早辞去教职，改行经商，他那几个子女，就难培养成人。他改行自有苦衷。不过由此我联想到，我们湖江村，本来也有几个师范毕业生，但由于教师待遇低薄等原因，仅有胡宜翰老师始终坚持教学工作，别的人都早改行了。例如我的大哥肖熊祥，仅教了一年书，便改行去卖故衣了。

当时夏湟小学，有民团几个团丁驻在校内，一天，在我们上课时，突然枪声一响，有个同学被击中要害死了。在他的课桌下面，有一大滩鲜血。学生中有飞奔出去的，有吓得号啕大哭的。几个班的学生顿时乱起来，教师也慌张不堪。我跑回家里，母亲切切叮嘱：不要再上学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同学们都不回学校去。到了第四天，教师分户通知回校上课，但依时返校的仍不多。此事如何善后，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驻校失手的团丁被乡政府扣留，此后学校不准任何人带枪进来。

在湖江村，论家产，我家不算一等富户。父亲因经营生意，手头银钱松动，比不动产多的人，更受匪盗注目。我十岁时，父亲被土匪绑架，说非四百元银毫，不能放人。一天，父亲寄信来催促母亲筹足现款交去，并指定一位胞侄去找亲友集款。半个多月后，才把父亲赎了回来。从此，父亲不再安心在乡经商了。

二、在县城求学时期

一九二二年夏，我家迁到县城居住。

在那一年，我和弟弟怀义都被动员去做小买卖。母亲用

箩把一担土纸、瓜子、金针菜等货物，挑到街口一边，摆开来，叫我坐下等待顾客。怀义比我活跃，用一只手托着一只小簸箕，沿街叫卖瓜子糖果之类的东西。

约一年后，父亲赚的钱多了，便送我到民望小学读书。那是基督教会开办的，学费收得较高，而且规定学生都须留校寄宿。军队过境，都不敢入教会学校驻扎。又不象公办小学，猝然说经费困难便停课了。民望小学教师很少变动，而且都在学校住宿。所以我们的学习环境是十分安定的。师生信教不信教，各听自由。独是星期日上午，学生都得排队去教堂中礼拜，听牧师宣道。

民望学校很重视体育活动。我们的体育教师是美国人，其名为孟保罗。他在连县提倡打垒球，学校有个代表队，我是其中之一人，要出去比赛的。

当时我在四年级甲班。班里有个小图书室，我被选为管理员，经常读《儿童世界》和《小朋友》二种期刊，和广州来的日报。有看不懂的地方便去问老师。欧阳经老师，年岁较长，平日不喜欢与学生接触，有些同学说他是孤僻的人，遇到他时，都侧身而过，不同他打招呼。我因为误报，不时请教他。见着他时都尊敬地叫上一句“欧阳先生”，他听了很乐，校长知道了，公开表扬我对老师有礼貌。

我们的班主任是胡泽黎老师。同学们都很敬重他。有一次，胡老师带领我班同学去游泳。一到河边，我便急步到红门那块大石头上，纵身一跳，倒入深潭。胡老师好久不见我浮起，急得连身上的外衣（内有钱包和袋表）都没有脱掉，便跳入水里，把我救起。有人骂我，也有人可怜我。胡老师却只吩咐我休息一下，并安慰我说他要教我学游泳的。我至

今仍然感激他和怀念他。

当时的校历，规定有好多天是纪念日，到纪念那天，班主任会来指导我们搞纪念活动，例如写些短文章贴在墙壁上，或者由班主任在讲课时说明纪念要旨。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，日本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，限他两天内承认《廿一条》亡国条件。五月九日袁世凯因怕日本不支持他当皇帝，便答复日本，接受条件。我在“国耻纪念日”听班主任讲述纪念意义后，从此痛恨帝国主义欺负中国和中国军阀卖国的罪行。

一九二五年春，我仍在民望小学。有一天，听说有宣传队从广州到连县。那时国共合作，宣传队到县演讲宣传国民革命和教我们唱革命歌曲。歌词是：“打倒列强，除军阀。国民革命成功，齐欢唱……”我们从此知道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外，还要打倒英国、美国等帝国主义；除北洋军阀之外，还要铲除其他割据一方的祸国殃民的军阀。

连县是湘桂粤边陲的重镇，也是军事的要冲。在军阀混战时期，湘军来过，赣军来过，滇军福军桂军川军等等都来过。每次军队来到，都派款筹粮。学校因军队入驻而停课，人民生活受干扰，商场交易被破坏，所以不论什么人，都痛恨那些军队。沈鸿英（桂军）在连县境内反复作战，对地方蹂躏更甚。这种情况，旧日称为兵燹。兵燹和匪祸一样使人民不得安生。老师说：国家统一，政治安定，就一定能把土匪剿灭。我相信了老师的话，心里憧憬着太平盛世的美好日子，殊不知世事变化，是不会象老师说的那么简单的。

一九二六年秋，我考入连县中学预备班。当时高小毕业生不多，而且文化素质也低。相当于高小毕业的也可以报考。

但选取很严，得四十余人便开班了。当时在校的同学还有丁班戊班，二班约六十余人，他们同住一座宿舍里，而我们则与他们隔开，另住一处。除班主任外，还设舍监一人管着我们。赖仲猷是在县里有地位的人。他要为连县培养一批新人才，亲自担任我们班主任和兼教国文科。丁班戊班的人叫我们为“佳子弟”。赖仲猷也对我们说：“我要特别培养你们。你们本来可以入初中一年级，现在入预备班，意味着要多读一年，把基础打得更牢固，使他日成就更大。”当时赖仲猷确是认真管教我们的。所以别班同学称赞我们是“佳子弟”，不少社会人士包括我们的家长，都对我们班学生另眼看待，还说我们前途远大。大约十年后，我们几位同班老同学偶然聚在一起谈话，谈到我班的学生比之其他各班，大学毕业的最多；在社会工作中，论地位和贡献，也推我班学生为较大。有人说：“读了四年书，不捞个第一行吗？”不错的，我们读了四年书，基础好些，我们认为在预备班的一年，赖仲猷老师的教管，功劳非小。我们是不能忘记他的。

记得我们读完预备班，赖仲猷不当班主任了。他在县里出任什么公职呢？记不清了。我估计，他忍心离开我们，恐怕是受某些地方上人士猜忌和攻击所致。以当校长来说，从任何角度看，赖仲猷最有资格。何以由关以忠出任校长呢？其中必有蹊跷。赖仲猷是县里“五虎将”之一，其他“四虎”是龙学乾、廖殿钦、叶其森、欧阳铭。这五人为什么称“虎将”？他们原都是连州中学堂的监督和教员；后来中学堂学生捣毁“铺票”赌厂，反对士绅黄金台勾结官府开设“铺票”，并把黄的私宅烧了。他们支持学生们的行动，向韶州府控诉开赌者的罪状。府衙门认为他们是先告状的恶

人，把他们判处监禁，并革除他们一切功名。不久，他们五人一同赴省上诉，再一次被判处监禁。他们五人为除赌害而斗争，而且斗争性极强，因之被人称为“五虎将”（另说还有龙裔元一将）。据我所知，“五虎将”中最年轻的是赖仲猷。欧阳铭对我说过，赖的斗争精神最强。但赖有个缺点，遇事刚愎自用，不善于团结人。当时连县土匪猖獗，邓文球（匪首邓石喜的胞叔），倚邓石喜为后台，出任县的民团总团长，权势很大。有人传说，邓文球很信任赖仲猷。所以在一次剿匪期间，官府把赖仲猷拘捕枪杀。这时期我不在连县不知情况，后来听他的一位家属说，若迟一天才杀他，可能不死，因省里有人来电营救。

讲清廉，在连县，赖仲猷恐怕是数第一的了。他没有好房子，没有好衣服。他最大的消费是每天都去福三星茶馆（中山北路药店对面）吃午点（一碟水角或二个包子）。带着几份报纸，一坐下至少一个小时。没有人同他谈话，也没有谁跟他共茗。其孤僻乃如此！

我怀念我的良师赖仲猷，也怀念旧日中大同学——赖国高和黄卓轩夫妇。赖国高是连县第一个法国博士，黄卓轩是连县第一个女文学士。国高是国家选送去法国留学的，听他说过是因为不想用父亲赖仲猷的钱，才去考官费的。

一九二七年九月，我们正式读初一，班名为己班。我到学校，便有位同学告诉我说，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师，教国文的，个子很高，身体又壮，讲话很有神气，穿着又入时，谁见了，都会喜欢的。我于是同去他的房间拜谒他。他叫谢治平，上海持志大学毕业，在上海工作过。他非常崇敬鲁迅先生。我心想这学期来了个这么好的老师，要用功一点才是。

他上课，自选教材，都是“五四”运动时期名作家的作品，鲁迅的最多。

听他讲课，越听越感兴趣。听了谢老师的介绍，我买了几种“文存”，陈独秀的，陶孟和的，胡适的，吴虞的，等等，共十余册；又买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十多册古典小说。父亲问买这么多书何用？我答曰：谢老师叫买的，别的同学也都买了这些书，我还请父亲抽空看看古典小说，并说，中国人读中国书，就是先读这些书。

谢老师介绍鲁迅作品，要我们学习鲁迅战斗精神。我们学生听他讲反对旧礼教，讲婚姻自由，尤感无比兴趣。不久，不少人行动起来，或解除不自主的婚约，或与不合意的妻子闹离婚。当时社会震动很大，家长意见纷纷，士绅中人言啧啧。学校大受攻击。有人声言要校长辞职，并要逮捕谢治平。校长关以忠，先是批评学生激进，又对谢老师不满。我们学生，则坚决拥护谢老师，更有人关照其安全。谢老师的湖南同乡蔡高佬，在楚商界有地位。他要谢老师立即到他的盐铺躲避。后来，不知哪个时候，谢老师化装成挑夫回湖南去了。

谢老师在校时，李如酥同学，开始搜集连县山歌和民间小调。谢老师赞赏他和指导他。谢老师走后不久，李把搜集来的资料，加以校订，油印出版。因里面有谢老师的讲话，这书可算是谢在连中任教的小小留念品。

第二年，我升上初中二年级。记不清为了何事，学生群起反对校长关以忠。我也是这次学潮的闹事人。这次风潮闹的时间本来并不长，但在未平息前，连县督学局委派一个基督教徒当真光女小校长，遭到女小教师的反对，她们派人到